

主 编 徐国明

副主编 吴 静 洪佳惠

# 泮池 倾听

——上海大学口述实录



非外借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泮池记忆系列丛书

# 泮池 倾听

——上海大学口述实录

主 编 徐国明

副主编 吴 静 洪佳惠

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泮池 倾听：上海大学口述实录/徐国明主编. —上海：  
上海大学出版社，2016.12

(泮池记忆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671-2556-8

I. ① 泮… II. ① 徐… III. ① 上海大学—校史  
IV. ① G649.28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9750号

责任编辑 傅玉芳

封面设计 柯国富

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

泮池 倾听——上海大学口述实录

徐国明 主编

吴静 洪佳惠 副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)

(<http://www.press.shu.edu.cn> 发行热线021-66135112)

出版人：戴骏豪

\*

上海新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mm×960mm 1/16 印张：17.5 字数：350千字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1-2556-8/G·2392 定价：68.00元

# 前 言

有这样一条河，贯穿上海大学宝山校区。河中有五彩的锦鲤、成双的鸳鸯、洁白的天鹅与美丽的孔雀，这条河名叫泮池。1994年5月，新的上海大学成立，校区众多而分散。1999年9月，宝山新校区投入使用。在新校区的建设中，钱伟长校长要求挖建一条名曰泮池的河，并手绘了一张泮池图<sup>①</sup>。校园内因有了泮池，便有了灵动的人文景象：池边晨读的学子、似交响乐的池中喷泉、小桥上“泮池观鱼”的师生、下沉式广场的菊文化展示，以及婆娑的柳树下骑着单车赶往教学楼和图书馆的学生背影；夜晚的泮池更是迷人，似一条金灿灿的带子串起校园的建筑……

有这样一群园丁，在美丽的泮池环绕中辛勤地耕耘着。他们不但在默默地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也以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的精神履行着教师的神圣职责。今天，学校档案馆的同志们向我们奉献了历时3年完成的学校11位教授（研究员）的人物档案口述采访实录。从这11位教授（研究员）的口述档案中，我们不但了解了他们成长求学的历程，更看到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高等教育一线培养人才、科学研究的奉献精神，也受益于他们对年轻人的真诚寄语，对青年学子有着实际的教育意义。

口述历史档案现在国内还不多见，这也是上海大学成立以来的第一本口述实录。本书的口述者，都是上海大学发展过程的亲历者、见证人。他们通过

---

<sup>①</sup>钱伟长校长1988年8月21日《对新校区环境建设的一些设想》手稿。

口述历史档案，还原了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及目睹的人和事，同时亦从社会个体的角度，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，诠释了当年经历事件的原貌，为上海大学的发展历史留下了颇具价值的鲜活记忆。

借此书付梓出版之际，热切地希望能采访到更多的专家教授，泮池记忆系列丛书能继续出版更多、更优质的口述实录！

上海大学档案馆

2016年10月16日

# 口述访谈要求及编撰说明

## 一、访谈对象

以60岁以上具有正高职称的上海大学教师为主要访谈对象(即口述人)。根据年龄、身体状况及意愿分期分批进行,第一期拟采访10位左右。一期成功的话,后续的工作会更丰富多彩并且更有连续性、代表性和影响性。

## 二、访谈步骤

1. 经过调研综合分析,初步确定访谈对象(学科背景、工作成绩、年龄、身体状况、个人意愿)。
2. 联系访谈对象进行初步沟通。如允诺采访,则带正式书面采访函给访谈对象。
3. 进一步收集访谈对象的背景材料,准备书面采访提纲。
4. 再次联系拜访访谈对象。交换采访提纲意见,做进一步完善。
5. 现场访谈(收集录音、录像、采访中的采访照、采访结束后合影照等作为人物档案)。
6. 整理访谈稿,将访谈原始稿和整理稿各一式两份交访谈对象修改并确认签字。
7. 访谈录音、录像、经确认签字的访谈原始稿和整理稿文字纸质及电子

稿、采访照片，访谈对象的人物档案材料等整理归档。

### 三、访谈提纲主要涉及的内容

1. 成长经历及家庭的影响。
2. 负笈求学及导师的影响。
3. 工作经历，在上海大学的教学科研、教书育人等情况。
4. 取得的成绩，对学校的贡献。
5. 遇到的特别事件。
6. 对青年学生治学的寄语。
7. 对青年教师的寄语。

### 四、访谈注意事项

1. 尊重受访者，保护受访者个人隐私和其他利益不受侵害。
2. 认真倾听，尽可能少地打断受访者。
3. 采访时间长的话，注意中间的休息调整。
4. 在访谈地点门外悬挂或张贴“正在采访中，请勿打扰”标牌。

### 五、编撰说明

1. 全书按访谈对象的姓氏拼音顺序排列。
2. 文字稿在访谈对话稿基础上以第一人称整理。
3. 具体编排：标题；人物照片；个人简介（300字左右）；采访时间、采访地点、采访人、整理人；正文（以下为每个部分的标题及内容，每个部分根据内容配相关照片；采访照。
4. 本书按照口述历史及人物档案征集途径、开展过程的客观性和规范性，力求以客观的态度保存受访者的记忆原貌，并尽可能减少差错。对于编撰整理中的错误和疏漏，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。

# 目 录

- 1 力学领域女英豪 不让须眉报国家——采访程昌钧教授
- 35 徜徉于译林之间——采访方梦之教授
- 51 做一名纯粹的真正搞科学的科学工作者——采访黄宏嘉院士
- 67 在科研道路上永不停歇——采访刘曾荣教授
- 109 在组建新上大的日子里——采访毛杏云研究员
- 129 海派文化的坚守者——采访钱乃荣教授
- 153 低调做人 踏实做事——采访夏南教授
- 165 活到老学到老——采访徐得名教授
- 185 方寸版画藏书票 万里太空赤子心——采访徐龙宝教授
- 205 革故鼎新育人才——采访叶志明教授
- 229 谦谦君子温如玉 辛勤耕耘为祖国——采访周邦新院士
- 247 附录: 档案里的泮池
- 267 后记



# 力学领域女英豪 不让须眉报国家

——采访程昌钧教授



采访时间: 2015年4月23日

采访地点: 上海大学档案馆会议室

采访人: 赵连霞

整理人: 赵连霞

## 个人简介

程昌钧,女,1937年3月生,祖籍重庆,上海大学理学院教授。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。长期从事固体力学的理论、方法和应用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在固体力学的一些重要领域辛勤耕耘五十载,在弹性结构的非线性理论、方法和应用,结构的屈曲、分岔和稳定性分析,粘弹性理论的应用、数值方法及稳定性控制,粘弹性介质的散射和逆散射问题,非线性弹性材料的孔隙生成与微孔增长问题,石化、水利工程和科学领域中关键力学问题的建模与分析计算,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现代数学方法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。发表科研论文280余篇,出版专著、译著和教材9部,主编和副主编会议文集8部。获得各种奖励和荣誉30余项,其中,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、二等奖两次、三等奖两次,优秀教材一等奖一次,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两次,并且获得优秀教学论文奖、优秀教学质量奖、优秀课程奖等近十三项,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九项。主要荣誉有:1992年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;1993年,被教育部、国家劳动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;1999年,获上海市“三八”红旗手称号、被评为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;2000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;2001年,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;2003年,被评为上海市首届高校教学名师;2009年,获“新中国60年上海百位杰出女教师”称号。曾任甘肃省力学学会理事长,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任,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,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主任,上海大学力学系首任系主任。

## 梅香苦寒来——成长经历

我的家乡在重庆，父母出生于1912年，如果现在他们还在世的话都已经一百多岁了，他们都读过书的，和钱伟长先生是同辈的人。那时候女性去上学是很少的，但是我妈妈上过中学，就在江津市白市驿中学，在那个时候应该算是知识女性吧。我的外公是靠自己艰苦努力做盐商发家致富的，后来成为那个地方很大的一个家族，外公就把他的孩子们都送去读书，所以我妈妈也能够去读书。我爸爸也读过书，程家在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家族，曾祖父有好几个孩子。我爸的父亲是长房，因为二祖父没有生孩子，所以大祖父和二祖父共养我爸爸一个孩子，我爸爸等于是大祖父、二祖父共同的孩子，这叫“一子双挑”，很金贵他，让他去

读书，受教育。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，我爸很忠厚、很善良，是为人很厚道的那种性格，我妈妈的性格比较强势，很要强。

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，那时三祖父他们就逼着我妈改嫁，我妈妈坚决不改嫁，所以就受到很多欺负。而且

父亲去世以后，家里的经济情况一下子变得很糟糕，不光是生活维持不下去，还欠了很多债。我妈妈那时才三十几岁，在解放以前家里没有男人的支撑，是处处要受欺负、欺凌的，不光是我妈妈，还有我们这些孩子也一起受歧视，所以不得已，我妈妈就把我们送到外婆家，让我们在外婆家读小学。妈妈受的委



1937年，出生后70天



20世纪40年代初，在家乡重庆和姐弟合影

屈后来变成她的一种希望，都压在我们的身上，希望让我们来实她的愿望。

在我的兄弟姐妹三人中，应该说我是最努力的。我上面有个姐姐，我的姐姐性格很文静，家里的人很喜欢她，因为她乖，而且又是第一个孩子，长女长孙。我的祖父祖母也很喜欢她，我的父母也很喜欢她。我呢，是老二，本来他们希望我是个男孩子，结果一出来是个女孩子，本身对我有点不太好的印象，再加上我比较聪明，怪点子比较多，嘴巴也喜欢说，说白了，就是比较调皮，家里人不是特别喜欢我。我下面还有个弟弟，因为他是男孩子，自然受到家里人的特别垂爱。所以我夹在姐姐和弟弟中间，受委屈的经常是我，干什么事情都让我去做，比方说上街买个什么

东西啊、打个煤油啊，都是我的事，姐姐和弟弟基本上都不做这种事情。但是家庭的一系列变故，使我心里很早就明白将来要改变这样的环境，就必须努力，使自己的母亲将来能有安稳的生活。中学也是这样的动力在支撑我去考学，支撑我自己背着个背包去三十几里路外的北碚上学。在学校一待就是一个学期，学期当中基本上不回家，就是一心一意想努力学习，要努力改变自己，改变家里的生活情况。求学对我个人成长而言，除了学到一些基本的知识外，更重要的是寄托了妈妈的希望和自己改变未来的期望，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努力、坚忍不拔的品格。

## 年少有大志——求学之路

我经历过好几个不同的小学，最早的时候我上私塾，就在我们家对面，在那里待了一两年，一天到晚就是“之乎者也”的，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，后来又

去读了附近的几所小学，都没什么太多的印象，那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样子。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我爸去世以后，到我外婆家附近——双河场中心学校，在那里读了一年。因为当时家庭条件背景的缘故，所以我就开始发愤图强，老师特别喜欢我。读了一年后回到我们乡的一个中心小学——虎溪河中心小学去读，路程比较远，每天早晨背着饭去，中午到我们亲戚开的药房里把饭热一热，吃完下午去上课，放学再回来，大概也有一年多的时间。家里看我们实在太辛苦，就把家搬到小学附近一个院子里去住，在那儿读了一年，学习成绩都挺不错的。

1948年考上西南大学附属中学（当时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），纯属是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，我亲戚的姐姐当时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，相当于现在的大学，她希望她妹妹去考学校的附中，她妹妹（我叫阿姨，四川叫娘娘）就把我拽上，考场在重庆两路口的一个学校，我们两个人是一起去参加考试的。据说，报名的考生有1200多人，分许多考场考试，只录取40名左右，竞争还是很激烈的。我去考学校的时候，是我第一次看到公共汽车，从前也没坐过车，看到车开过来觉得它要压我来了，把我吓坏了。结果我们两个人都考上了，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，但我们两家不在一起，开学时就不再一块儿去学校了。西师附中的地理位置在重庆市北碚区，在嘉陵江边，环境优美，校园也很优美，最近我还回去了一趟。在学校还经常能看到拉纤的船夫，听到他们高亢的号子声，他们沿嘉陵江把船只从下游逆流往上游拉，很辛苦。1949年11月重庆解放，1951年附中被改成川东北碚区第二中学，再后来国立女师改成西南师范学院了，学校也跟着改成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。再后来呢，西南师范学院又和农学院



1951年，在西南师范学院附中与同学合影



1954年，体育达标证书

合并成西南大学，所以现在这个学校就叫西南大学附属中学。当时我在班里年纪最小，学习也比较好，所以老师也特别喜欢我。周末其他同学都回家了，我没回家，一个女老师就把我领到她家里去住，她是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出来的，我们把她当老师，又把她当大姐姐，有时候还把她当妈妈。我记得我都从大学毕业了，有一次回母校去看她的时候，还睡在她的胳肢窝里，这种师生情后来也影响到我和学生的关系，非常难忘。实际上，可能是因为我学习好，又刻苦，还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，因此老师对我都很好，都喜欢我。我初中毕业是免试直升到高中的，其他同学都考了，就我直接读高中了。

我在附中从初中到高中苦读了六年，什么事情都是靠我自己去做，生活上，学习上，包括洗衣服、拆洗被褥等全都是我自己做。所以我在附中不光是读书，学到了不少的知识，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磨炼和提高。老师和同学给了我许多爱护和温暖，这一切对我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去年刚刚庆祝了西师附中的百年校庆，作为一个校友，我为学校提供了很多资料，但是由于客观原因，虽然我很想回去，但是终未成行。据我的同班同学说，学校的档案室里，还有一张我的大照片，这是学校给我的荣誉。因为环境好、师资好，老师都是来自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（后来许多老师都被调到大学去了），她融合了巴蜀文化和陪都文化。陪都文化就是抗战时候的文化，当时著名教育家晏阳初、陶行知，都在北碚办过学，附中把这样一些大师先行者的教学理念、教育思想都融合到办学理念里去，所以这个学校被称为中学里的大学，因为学校的人文氛围、科学氛围、自由的学术思想实际上是很强的。因此，附中给我的教育是全面的。从初中直升到高中，基本上我所有的功课都

不错，最后考大学的时候我去咨询老师上大学读什么专业好，语文老师说你上中文吧，历史老师说你读历史吧，物理老师说去读物理吧，数学老师说去读数学吧，不同学科的老师都希望我读他们的专业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还是去读数学，到北大去，要攀就攀高峰。

那时候的高考和现在不一样，我记得高考时是7月份，考场设在西南师范大学里，离我们附中还有一段路，考试的那几天是自己背着席子去的，就住在西师的图书馆地板上，很艰苦。我们考了七门课，政治、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生物、化学、物理都考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高考录取和现在也不一样，我们当时是登报的，望眼欲穿地等着发榜，等了很长时间以后，在《四川日报》和《重庆日报》发布录取名单。我和班上的另外一个同学，一块儿考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。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剪下来的报纸，北京大学在我们西南地区一共只录取了14个人。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我们俩的名字时，老师同学高兴的场面，现在仍历历在目，那时老师同学都抱着我们哭呀、跳呀，我们也抱着校长和老师哭，他们感到很高兴、很荣幸，有两个学生同时考到北大去。这就是我的中学阶段。



1955年，大学时代留影

大学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，可能年纪大了一点，更懂事了。北京大学当时还没有力学系，就是叫数学力学系，成立于1952年。我考大学的时间是1954年，是数学力学系成立后的第三年，到我毕业时还没有成立力学系，我的毕业证书上写的是“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”。

那时从重庆北碚到北京的路程实际是很艰辛的，成渝铁路刚刚通车，运行不稳定，宝成线未通车，成都到宝鸡没有直达火车，宝鸡到北京也没有直达车。怎么去呢？说来话长，当时国家非常重视我们这批学生，成都军区派了十几辆大卡车，免费把考上北京和东北地区的同学送出川，大概有两三百人吧。我们就从重庆到成都，成都走的蜀道，就是李白诗中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

天”的蜀道，通过剑门关，到宝鸡，然后再在潼关摆渡过黄河，到石家庄后再去保定，最后坐火车到达北京，我们在路上走了一个多礼拜。到北京时已经是9月8日的下午黄昏时分，再到北大去报到已是晚上了。在这一段旅程中，我们特别感谢政府和部队，他们全部免费送我们到北京，而且每到一处休息地，他们就给我们讲故事，所以一路上我们了解了很多人文知识。大卡车上没座位，我们就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，可见那个时候的求学之路是何等的艰辛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兴奋。

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北京大学之后，我的学号是5401175，被分在4班，我的同学被分在7班。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大学新同学看到我的名字程昌钧，以为我是个男生，去了以后一见面大家看着我哈哈大笑。我当时还用四川话问“你们笑啥子嘛？”他们就说我们以为你是男生嘛，把你分配在男生宿舍了，结果你是个女生，当然后来又换到女生宿舍了。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个特有的风格，就是报到时，每人给一个装饭碗的白布袋，里头放一个瓷碗，放一双筷子，一把勺子，这就是你的碗具了。那时候学费、住宿费都不收，第一学年吃饭也是不要钱的，每桌八个人，到齐就可以开始吃，后来还是一个班级在一起吃。到了第二学年开始实行助学金制，我家里比较困难，学校每月给我12.5元的助学金，



1956年夏天，和同学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小路上

每个月吃饭只用7.5元，剩下5元钱就用于日常开支，还是比较宽裕的。因为我家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，所以我在学校的一切开支就靠助学金了，因此，我非常感谢国家，没有助学金我是不能上学的。我读中学时就在开始交了点学费，也不多。解放后，因为家庭原因，我想放弃读书，后来接到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信，让我回学校去继续读书，那是1951年年初，在信里大家很恳切地说：



“你回来吧，生活有困难我们帮你解决。”我回到学校后，学校给了我助学金。我这样一路走来，当然要感谢人民养活了我，国家支持了我，我才能上这个大学。一路受到国家的恩惠，受到老师的照顾，受到同学的关爱，我就要以具体的行动报答他们，就要努力地去学习。

说实话，到北京大学压力还是蛮大的，我们数学力学系54级200多名学生，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材生，整个西南地区包括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才取了14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，很多是来自北京、上海等地的尖子，尖子里的尖子，有的同学那时候已经写过一些文章，还发表过文章，有不少同学“微积分”都自学过了。虽然我在中学算是学得好的，但是到了北京大学只能算个平庸之辈，一点也不夸张，因此我感到压力很大。我比那些同学唯一的优势就是 I 比较刻苦，因为我有一个奋斗目标，就是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压力还来自老师，北大的师资力量是得天独厚的，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欧美留学回来的国际一流的大师，有周培源、程民德、段学复、王仁、江泽涵、江泽坚、徐献瑜等学术界的大师，他们来给我们上基础课，上“数学分析”、“高等代数”、“解析几何”、“常微分方程”、“偏微分方程”、“理论力学”、“材料力学”、“弹性力学”等。老师们上课的风格都不一样，从不按照教科书讲课，那时候我们上课得紧跟老师做笔记。一流的学校，一流的教师，一流的学生，因此，我的压力特别大。老师们都很敬业，当时答疑不是每周一次，而是每次上课后老师就答疑。他们不光上课，还亲自答疑，在这方面北京大学是独有的。还有，当时给我们辅导的老师们，比如丁石孙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），他当时算年轻一代了，给我们辅导高等代数，还有吴文达先生（后来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专家），给我们上习题课、辅导课。我们不仅从老师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，老师们还引领我们探索知识的奥秘，怎样走入科学的殿堂，怎样培养科学兴趣，都可以得到很多启发。

上大课是大师们主讲，我们要记笔记，小课是上习题课，可以自由发挥，考试是口试，想作弊都不行，而且没有人想到要作弊，因为那会使你感到羞愧难当、无地自容！每学期考试从第一个学生进去抽签考试，到最后一个学生出来，中间要历经一个月。三门课同时抽签考试，自己抽签，给每个人半个钟头准备时间，然后就上去讲，下面坐着主讲老师，就是那些大师，四五个